

**老花眼镜**  
人过五十,眼睛功能渐退,读书读报,稍久便觉吃力。别人告诉我,这叫老花。

老花的程度在悄然加深:先是手机上的短信,继而是报刊上的小号字,再继而是药品密密麻麻的说明书,日渐蒙胧。我常下意识把它们举远,又慢慢拉近,像是在与生理讨价还价。

奇怪的是,远处的山、街头的路牌、商店的字号,



在剧场里,常见锣鼓响起,大幕拉开,舞台上空无一人,稍一停顿,左侧幕内传来一声悠长的京腔京韵:“马——来!”。主人公挥动马鞭,出场亮相。随着那一声“马——来!”有关马的一切都会涌现在我眼前。比如:一马当先、万马奔腾、马不停蹄、马踏五福、老骥伏枥等成语;比如清代宫廷画家意大利传教士郎世宁的《百骏图》《十骏图》,我国著名画家徐悲鸿的《奔马图》等传世名画;比如《秦琼卖马》《红鬃烈马》《马前泼水》《盗御马》《瘦马御史》等京剧剧目,还有24集革命历史题材剧《马背摇篮》。歌曲带马的那就更多了,比如《马儿啊,你慢些走》《我骑着马儿过草原》《马铃儿响来玉鸟儿唱》《像马一样奔跑》《马背上的思念》……

历代帝王都以忠孝节义治理国家,而忠孝节义的具象却是四个动物,即马、羊、虎、狗。狗属义,哪怕它的主人穷困潦倒,食不果腹,早已顾不了看家护院的狗肉了,而狗狗却绝不改换门庭,饿了去外面觅食,回来仍不离不弃地守护着主人;虎属节,据说老虎终身只生一胎,绝无情虎,自然就没有绯闻,即便是正儿八经的夫虎,只要雌虎生下儿女,从此和夫虎再无交集。羊属孝,它自出娘胎后,不用教也不需要什么学习榜样,它会前脚跪下吃奶,那画面令人动容。马属忠,在十二生肖(亦即十二地支)中排位第七。在金、木、水、火、土的五行中属火。火代表有礼貌、性急、有口才或有文采,也代表心脏、牙齿、眼睛等等,这是题外话了。

2026年的马年,天干为丙,是为丙午年,干支都是火,一定是雷厉风行的一年,轰轰烈烈的一年,兆民欢腾的一年。迎着走来的新春,我也用京韵京腔吼了一嗓子“马——来!”

那只小松鼠又掉了下去。是昨天同一只吗?我放下手中正忙着的事,专心看着它。

不知为什么,这只傻笨的小松鼠,总是深深地吸引着我。疫情闭关后,女儿在书房的窗外装了一个喂鸟食器,成为窗外的一个迷人亮点。

不但鸟儿们每天光顾,食槽下的松鼠也成了日常风景。我经常看着它们轻松地攀爬纱窗,跳进鸟食槽,满足地吃着鸟食,这里成了它们的饭厅。

踌躇了好久,我作出决定,不再驱赶松鼠,将它们当作自己的宠物,让它们自由自在地在院子中奔跑嚼食我们辛苦种的果菜。跳上跳下的松鼠,常是我看烦了账本数字时,抬头张望的一个逗点。

近日,一只笨拙的松鼠吸引了我的注意。都已经是下午,其他松鼠已吃饱离去,而它却仍在奋力攀爬,爬得远高过鸟食槽的

## 一室无长物

卞毓方

反倒比年轻时看得更清楚。只是近处不行——偏偏,生活大多发生在近处。

医生说,这是自然现象,不必紧张。

于是我配了一副老花镜,挂在胸前,有时塞在口袋。需要时戴上,阅读书报、手机、电脑版面;不用时摘下,看路、看行人、看远方。

日久方觉,老花镜片只对文字负责,对情绪无效。

看不清的误会,依旧看不清;看走眼的人,终究还是会看走眼。

世间许多真相,唯有不贴得太近时,才显出完整的轮廓。

**草稿本**  
我写文章,习惯先打草稿。

多半是在一本练习簿上,而且是垫高枕头,斜卧于床。

练习簿的好处,是低风险、高容错。一笔者手,

龙飞凤舞,无需顾忌,也不必规矩,由着突然而至、越拉越长的思绪,一口气写下去;纵有删却、涂改、重写,也自得其乐,无拘无束。

斜卧在床上的好处,是身体完全放松。据某位生物学家说,此时负责逻辑与自控的前额叶皮层活动会略微减弱,而负责想象、情感与记忆的边缘系统更为活跃。因此,我每到写作卡壳,为一句或一段发愁,便斜卧床上,取纸提笔,灵感往往瞬间来袭,屡试不爽。

顿悟并非奖励紧绷,它偏爱松弛。

人一旦太用力,思想反而会退后。

**手机**  
曾经晨起,第一件事,是打开手机。某日它为留言:信号满格,是天涯咫尺;电量告急,是咫尺天涯。

后来也偶然打开,为的是发某条微信,发完即关,改为阅读与思考。上午前半程写作,不碰手机,以免受扰;后半程锻炼,尽量不带,带了也无暇看。

午饭后,是我与手机相处的亲密时刻:半坐半卧,发微信,查资料。我与外界的联系,主要经朋友圈;而手机于搜索引擎之外,近来又增添了AI,搜集写作素材,愈发方便、快捷。

微信群众多,总有百来个吧,常翻看的,也就一二三四。

一者信息重复,多看无益;

再者,它消耗的,是我一去不复返的生命,以及人类本该拥有的专注与沉默。

**电脑**  
屏幕取代了纸。指头取代了笔。电脑写作的优势,举世共知,无须赘言。且说我的另一重烦恼:从前用笔,有“大笔一挥”“奋笔疾书”“笔参造化”,如今没有了笔,这些词该往何处安放?不安放还不行——

“笔耕”不能改作“指耕”,“笔战”不能改作“指战”,“笔扫千军”更无法变成“键扫千军”。

于是便生出一种尴尬:写到酣畅处,我仍习惯说“笔走龙蛇”“笔底春风”;称赞他人,仍脱口而

眼睛酸酸的。

我疼惜地想:你这么努力,一次又一次失败,一次又一次尝试,结果却还得饿肚子,成功就在分寸之间,却隔山隔水永远拿不到。上天真不公平。

拿出手机,拍下了这只小松

鼠辛苦的背影,发给了两个女儿看。女儿回讯嫌我无聊,不好好上班,浪费时间看松鼠摔跤。

我轻轻地走出屋外,往松鼠逃开的地方撒了一大把葵花子。一声轻跑的鸟叫回应着我,松鼠们匆匆跑来,开始享受美味。

我追寻我那只小笨松鼠,它悄悄地躲在一角吃葵花子,就像是一个孤立无援的孩子,突然收到急切需要的关爱。我竟生起其他松鼠的气,你们这么幸运自

行走天地之中,鸟兽鱼虫,山川草木,形态各异,气象万千,但此时与彼时,动与静之间,所处的境地,等等,给人的印象并不相同。这是常态。庐山就是典型,一提起它,有人眼前呈现的是“日近云低”的五老峰;有人却吟出“飞流直下三千尺,疑是银河落九天”;有人则忆起置身含鄱口,苍茫大地间那一抹隐隐的波光;有人想到的,是变幻莫测的云雾,浓得只闻同伴之声却不见其身,滚滚滔滔舒卷而来,潇潇洒洒地擦身而去,留给山川草木,都给清洗一般的洁净明媚,还有体肤毛发的一身润湿。此时此刻,才发现如此亲切,却又如此轻浮迎接你的,不是云,不是雾,似烟,也似雨:烟雨!

这是1977年初夏,我的亲身经历。山下天朗气清,一登上庐山,牯岭给我的,却是这样一份“见面礼”。五老峰、含鄱口、仙人洞、悬瀑……都留下了足迹,但都落在这一片迷离混沌的烟雨里了。赞美庐山的诗文连篇累牍,“庐山烟雨浙江潮,未至千般恨不消”,就鲜活地刻在了心里,使我成了这个世界上与此“遗憾”绝缘的幸运儿之一,够得上有资格指点庐山的“庐山客”,尽管烟雨之中说烟雨,所识未必是真面目。

拉开一点距离,对于提升客观认知的准确度,当然重要。此时与彼时,动与静之间,所处的境地等因素以外,文化取向则是最重要的。

就说三山五岳。历来流行的品评,是“雄”在泰山,“险”在华山。一到了那儿,它却直率地告诉我,“雄”的是华山,泰山有的是“尊贵”。

当然,此说并不意味华山无险,泰山不雄。华山的险,不只是临危

出“大手笔”“神来之笔”。彼此心照不宣:烟火之外是诗意,灶台之内是生活。

只是,当文化工具已然剧变,语言也裂变出无数新形态,如弹幕文化、段子体、短视频文案、社群黑话等等,我辈文人,却仍像一张老照片,固执地保留着旧时代的色彩。

也许有一天,“笔”将退为博物馆里安静的旧器具,而“妙笔生花”仍会在唇齿间流转,赞誉不竭的文心。

我们只是不断更换容器,啜饮同一眼永恒的泉。

**灯**  
为求安静,我闭门关窗,把自然的光都挡在了外面。

书房里的光,靠三盏灯分任:顶灯照明,台灯照稿,床头灯守夜。它们各司其职,互不逾越。

顶灯让我看清房间的

轮廓,台灯带我进入文字的行间,床头灯则是在就寝前陪伴——读几页,写几行,或放任思绪浮游。

年轻时,灯只是照明的工具;后来才察觉,它也是一种节制的刻度。光太强,心易浮;光太弱,神易散。

在,早已吃饱了,为什么还来捣蛋?真想把它们统统赶走,好让我的小松鼠饱食一顿。

“多吃一些呀,我是特别为你撒的”,我喃喃叮嘱着小松鼠,深怕声音太大又把它吓走了。

“叮”地一声,女儿发讯息开玩笑地提醒我,满园松鼠,别再管那只小笨松鼠了,快去上班。

低头想要回讯,视线却模糊了,手机荧屏上,是妈妈病弱时,担心久未来探望的哥哥,是留下最好的糕点等他。以前我不懂,常气妈妈偏心,和妈妈大吵。这一刻,我终于懂得妈妈临走前切切看着我的眼神,是牵挂些什么了。

满园松鼠,惦记的,永远是够不到葵花子的那只。

**十日谈**  
我家宠物  
责编:沈琦华

却步的那种惊险,而是因险而更显雄峻的那种险。其山体峻峭挺拔,拔地而起,堪称“一柱擎天”,雄踞千山万壑;一投入怀抱,状如刀削斧劈的峰峦无处不相逢,垂直的山崖,深邃的沟壑,不论杨慎的“金天削出翠芙蓉”,袁枚的“绝壁纳双蹻,白云埋半腰”都显得苍白无力。为此,我是心怀敬畏去“探险”的。然而,到了华阴古镇,一跨下长途汽车,劈面扑来的,却不是一个“险”字可以形容

## 此山此水属于我

俞天白

了。阳光投射在山体上,光与影聚合下的身姿,实在太雄伟了,雄伟得散发着一股逼人的霸气,使敬畏转化成高山仰止的敬仰!这不就是“巍峨”的“雄伟”吗?是身与天齐、举世无匹的“豪雄”,是结实、稳沉得无法撼动的“魁伟”啊!丰硕厚重,深邃莫测,“雄”气逼得周边的所有,都被“雄”化了,包括惊呆了的我,说不清我是人,还是草木,而且经过千尺崖、百尺峡、长空栈道……需要爬行而过的那些险要以后,仍然陷在分不清是人是草木的混沌感中。华阴古镇上举头一瞥所获的雄姿,就这样刻在了心里。“险”就是“雄”,“雄”就是“险”;“雄”“险”难解,正如“雄”“伟”难分。只觉得奇怪,称了“雄”的泰山,怎么没有给我这些感受?

不错,我到过泰山,领教过被尊为“岱宗”的那个“雄”。

那是1983年初夏,经由曲阜的孔庙登临的。泰山脚下,没有一处像华阴古镇那样的角度,在一瞥间,

里陷入困境,他机智勇敢,突出重围。清真寺是游击队活动地点,老游击队员、修表店老板在这里英勇牺牲;铜匠街在影片中多次出现,瓦尔特率领游击队在铜匠街与敌人周旋,铜匠街的众多铜匠一起“叮叮当当”敲打起来,用声音掩护游击队员。

影片结尾,德国党卫军上校冯·迪特里希带着沮丧与失败的情绪离开萨拉热窝,他无奈地说:“看,这座城市——他就是瓦尔特。”正义战胜邪恶,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。

落在纸上的每一笔,其实也在那圈光晕里呼吸——

亮一点,暗一点,字句便有了不同的轮廓与心境。

**手表**  
曾经拥有多只手表。

如今,手表已从我的生活中退位:手机、电脑、车辆皆可计时,商场、办公楼无处没有挂钟,人已经被随处可见的时间掌控,我没有必要再为它烦心。

去年,有朋友送我一电子手表,除了计时,还能监测体温、心率、血压,记录运动量、步数、卡路里,查看天气、日历、世界时间,并通过蓝牙接收手机信息。如斯功能,与我无关,唯一的用途,是搁在床头。

人老了,睡眠变浅,半夜常常醒转。习惯伸手拿过电子表,让荧光数字确认黑夜还有多长,才又倒头睡去。

一次忘了充电,届时表面一片漆黑。我愣了片刻,把它搁下,翻个身竟一觉睡到天光微亮。

后来索性不再充电,把它收进了抽屉深处。奇怪的是,夜半醒来的次数,

制造出“巍峨”的气势“逼人”的视觉效果;在地质学上,此处属典型的阶梯状抬升地貌,一级级台阶,经中天门、南天门……把我送到了玉皇顶,才出现陡峭的属于片麻岩的南坡断崖,才有了云雾翻涌令人惊叹的“天界仙境”。应该是“会当凌绝顶”了吧,但也只是“气象奇观”而已,而不是“山体雄姿”。好在已经意识到,为什么要把“雄”字奉献给它了。沿路林立的赞颂圣贤、显示皇权如何神圣的石碑、石刻,都在展示它尊贵的身份,从秦始皇开始,汉武帝、唐玄宗,都曾经在此举行隆重的“封禅”仪式,使它成了彰显政绩,巩固统治,借“天人感应”思想,以“天命所归”来宣扬“君权神授”的祭坛和道教的一处道场!“天下第一山”之名,便是这样来的,既然是“第一山”,既然是“五岳独尊”,都到了“一览众山小”的境地,谁还有资格、有胆量称“雄”?观赏“红太阳升起”最佳角度之类,也就非此莫属,其实,在我曾经观赏日出的

几处景点中,黄海海面的,大漠深处的……泰山的玉皇顶并不是最精彩的。

就这样,庐山的烟雨、华山的雄伟、泰山的尊贵,都分别以特有的方式,展现自己的个性,叙述着自己的故事,是耶非耶,虚也实也,身临其境,收获的则是自己的感受,扩展的是对客观世界的认知,游山玩水,寻求的就是这一类能与它们交流的契合点,使此山此水乃至整个天地属于我,属于那个不排他的“我”。不管山山水水如何乔装打扮,不管沧海桑田几度,站在纵深处的,始终是人,一草一木,一山一水,都是人文精神的一种展示。

命打击;钟楼在影片中有强烈的视觉冲击力。瓦尔特在这

里陷入困境,他机智勇敢,突出重围。清真寺是游击队活动地点,老游击队员、修表店老板在这里英勇牺牲;铜匠街在影片中多次出现,瓦尔特率领游击队在铜匠街与敌人周旋,铜匠街的众多铜匠一起“叮叮当当”敲打起来,用声音掩护游击队员。

影片结尾,德国党卫军上校冯·迪特里希带着沮丧与失败的情绪离开萨拉热窝,他无奈地说:“看,这座城市——他就是瓦尔特。”正义战胜邪恶,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。

落在纸上的每一笔,其实也在那圈光晕里呼吸——

亮一点,暗一点,字句便有了不同的轮廓与心境。

**手表**  
曾经拥有多只手表。

如今,手表已从我的生活中退位:手机、电脑、车辆皆可计时,商场、办公楼无处没有挂钟,人已经被随处可见的时间掌控,我没有必要再为它烦心。

去年,有朋友送我一电子手表,除了计时,还能监测体温、心率、血压,记录运动量、步数、卡路里,查看天气、日历、世界时间,并通过蓝牙接收手机信息。如斯功能,与我无关,唯一的用途,是搁在床头。

人老了,睡眠变浅,半夜常常醒转。习惯伸手拿过电子表,让荧光数字确认黑夜还有多长,才又倒头睡去。

一次忘了充电,届时表面一片漆黑。我愣了片刻,把它搁下,翻个身竟一觉睡到天光微亮。

后来索性不再充电,把它收进了抽屉深处。奇怪的是,夜半醒来的次数,

等待,也许只为那一记挥出时,短促而结实的生命回响。

而当合上电脑,套用一位名家的口头禅:“我不在书房,便在球场;不在球场,便正在去球场的路上。”

有时写到僵涩处,一抬头,看见它静挂在墙上——绷紧的网线凝着一片亚光的白,像被按住的呼吸,悬在思想与墙壁之间。

等待,也许只为那一记挥出时,短促而结实的生命回响。

而当合上电脑,套用一位名家的口头禅:“我不在书房,便在球场;不在球场,便正在去球场的路上。”

有时写到僵涩处,一抬头,看见它静挂在墙上——绷紧的网线凝着一片亚光的白,像被按住的呼吸,悬在思想与墙壁之间。

等待,也许只为那一记挥出时,短促而结实的生命回响。

而当合上电脑,套用一位名家的口头禅:“我不在书房,便在球场;不在球场,便正在去球场的路上。”

有时写到僵涩处,一抬头,看见它静挂在墙上——绷紧的网线凝着一片亚光的白,像被按住的呼吸,悬在思想与墙壁之间。

等待,也许只为那一记挥出时,短促而结实的生命回响。

而当合上电脑,套用一位名家的口头禅:“我不在书房,便在球场;不在球场,便正在去球场的路上。”

有时写到僵涩处,一抬头,看见它静挂在墙上——绷紧的网线凝着一片亚光的白,像被按住的呼吸,悬在思想与墙壁之间。

等待,也许只为那一记挥出时,短促而结实的生命回响。

而当合上电脑,套用一位名家的口头禅:“我不在书房,便在球场;不在球场,便正在去球场的路上。”

有时写到僵涩处,一抬头,看见它静挂在墙上——绷紧的网线凝着一片亚光的白,像被按住的呼吸,悬在思想与墙壁之间。

等待,也许只为那一记挥出时,短促而结实的生命回响。